玻璃城堡

[美] 珍妮特·沃尔斯 著
杨佩桦 许国泰 译

THE CASTLE GLASS

湖南教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THE GLASS CASTLE · 玻璃城堡

"珍妮特·沃尔斯用准确、优雅的文字描绘、刻画出一段极其动荡伤感的童年往事。这部回忆录扣人心弦，堪称人性的胜利。每一本好书都能增强我们对人类精神的信念，本书亦如此。"

——丹尼·夏皮罗，
《家族历史》作者

"《玻璃城堡》是沃尔斯一家的传奇，这是一个永不停歇、不屈不挠的家庭，一家之主是一个怪才，而他的妻子则是一位任性的艺术家。珍妮特·沃尔斯历经贫困、大火和饥饿，终于迈向了成功，她饱含着真诚和爱写下这动人的故事。"

——帕特里夏·波斯沃思，
《你的小心灵所渴望的一切》、《黛安娜·阿巴斯传》作者

"打开珍妮特·沃尔斯的《玻璃城堡》，开卷伊始，我便欲罢不能，这本书既有趣又悲伤，既曲折离奇又充满温情，我难以置信地被它打动了。"

——多米尼克·邓恩，
《过去的日子——一个著名孤假虎威者的回忆录》作者

ISBN 978-7-5355-4888-7
9 787535 548887 >

ISBN 978-7-5355-4888-7
定价：25.00 元

Z712.55
15

玻璃城堡

[美] 珍妮特·沃尔斯 著
杨佩桦 许国泰 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Jeannette Walls
The Glass Castle: A Memoir

Copyright © Jeannette Wall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Hunan Educ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城堡/(美)沃尔斯著;杨佩桦,许国泰译.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7
书名原文:The Glass Castle : A Memoir
ISBN 978-7-5355-4888-7

Ⅰ.玻... Ⅱ.①沃... ②杨... ③许... Ⅲ.回忆录-美国-现代 Ⅳ.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4204 号

特约策划:卢晓怡
责任编辑:罗青山
封面设计:李 佳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http://www.hneph.com
电子邮箱:postmuster@hneph.com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总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12 字数:249 千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1—18,000
ISBN 978-7-5355-4888-7

定 价:25.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序

珍妮特·沃尔斯是美国著名记者，曾出版过《闲聊：流言世界的内幕》、《闲聊：流言如何变成新闻，新闻怎样成为另一场秀》等书。二〇〇五年她出版了回忆录《玻璃城堡》，首次公开披露自己鲜为人知、与众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此书所引起的关注非常惊人，并一直高居“纽约时报”排行榜前列，成为二〇〇五年全世界最值得关注的书之一，派拉蒙电影公司也在第一时间买下电影版权。

这实在是一本生动有趣却又感人至深的书，有时让人开怀大笑，有时令人心酸落泪。

珍妮特家有四个孩子，父母的空想主义和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既给全家带来了灾祸，也带来了救赎。一开始，他们过着游牧民族般的生活，在西南部沙漠中的小镇四处漂泊，在山中露宿。父亲是一个魅力超凡、才华横溢的人，在他不喝酒的时候，他会挖掘孩子们的想象力，教授他们物理学、地质学，尤其是教会他们如何勇敢地拥抱生活。他的伟大计划就是建造一个“玻璃城堡”，一个梦想家园，可却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母亲则醉心于绘画和写作，她称自己为“对刺激着迷的人”，无法忍受养家糊口的单调生活。全家在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的矿业小镇度过了纯真快乐、充满冒险而又满怀希望的流浪生活。也或许是对流浪生活的热情逐渐减退，他们在西维吉尼亚的矿镇住了下来，在一幢没有电没有任何设备的快要坍塌的房子里，孩子们与物质的匮乏以及旁人的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眼、欺凌作着抗争，他们坚强而团结地维护着父母和这个家庭。可父亲继续酗酒、母亲只顾画画。当整个家逐渐垮下来时，沃尔斯兄妹们只能互相照顾，并忍受着父母对他们不经意的伤害。他们努力地存钱，相继逃离了家庭，去了纽约。不久，父母也来到了纽约，并继续着他们两人的流浪生活。而事实上，一直以来，母亲都拥有一块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土地，可她坚持“到处流浪是一种探险”。最终，孩子们各自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不断被书中的真情打动，也获得了很多的乐趣和启迪。珍妮特对亲情的逐步认识和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求带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思索和自省的课题，也促使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来自身边的亲人、爱人的关爱有了更新、更全面的认识。而沃尔斯一家充满冒险和趣味的生活经历也让我们捧腹不已，相信同样也会给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带来欢笑。我们两位译者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从相知、相爱到最终结合，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本书的影响，学会了对人世间各种美好真情的珍爱。

知名学者、资深翻译家陈弘教授在我们翻译的过程中给予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在此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译者　杨佩桦　许国泰

二〇〇六年六月



我的父亲雷克斯·沃尔斯和母亲罗斯·
玛丽于一九五六年婚礼当天的合影。

1 街上的女人

我坐在计程车里，思忖着自己今晚是否太过盛装了，透过车窗，我突然看见妈妈正在垃圾箱里刨着。天刚黑，三月里肆虐的狂风抽打着管道检修孔里冒出的蒸汽，人行道上行色匆匆的路人纷纷竖起了衣领。再过两个街区便是我要赴宴的地方，可我的车被堵在这儿动弹不得。

妈妈就在十五英尺开外。她肩上围了件旧衣服来抵御春寒，在垃圾堆里翻捡着，她那条黑白杂色的小猎犬正在她脚边玩耍。妈妈的每一个动作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熟悉——她在研究刚从垃圾箱里拣出来的东西是否具有潜在价值时，侧着头撅着下唇的模样；她在找到她喜欢的东西时，两眼盛满童真的欢快样子。她的长发夹杂了灰色，乱蓬蓬地缠着，眼睛深深陷入了眼窝。可是现在的她仍然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记忆中的她：从悬崖上做燕式跳水，在沙漠里作画，高声朗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她的颧骨还是高高的，皮肤却因为不论冬夏都暴露在风雨中而干燥发红。对路人而言，她也许就像纽约城里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中的任何一个。

我观察妈妈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每当她抬起头来，我都不胜惊慌，害怕她会看见我并叫喊我的名字，担心同去参加聚会的某个人会发现我们在一起，妈妈的自我介绍会把我的秘密全抖漏出来。

我迅速往下坐了坐，让司机调头开回我在派克大街的家。

计程车停在我的楼前，门卫为我打开了门，电梯操作员把我带到了我所在的那层楼。我的丈夫一如既往在开夜车，公寓里静悄悄的，只听见我的高跟鞋在光滑的木地板上的踢踏声。我还没有从刚才看见妈妈的慌乱中恢复过来，回想起偶遇她的突然，她兴高采烈地在垃圾箱里刨东西的情形。我放了些维瓦尔第的音乐，内心期盼着音乐能让我平静下来。

环顾房间，这里有见证了世纪之交的用青铜和银浇铸的花瓶，我从跳蚤市场淘来的旧书，它们的皮质书脊已经磨损；这里有我镶起的乔治王时代的地图，有来自波斯的毛毯，还有被填塞得鼓鼓囊囊的皮扶手椅，每天晚上我都爱窝在里面。我本指望把这儿变成自己的家，把这间公寓打造成梦想中的我愿意居住的地方，可我却从未享受到这间房间所带来的任何乐趣。我脑中一再闪现出爸爸妈妈蜷缩在街头某个炉子边的样子。他们让我焦虑，又令我不安，我戴珍珠首饰、住派克大街，而我的父母却忙于温饱问题，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我该怎么办？我曾经无数次地试图帮助他们，可爸爸总是坚持说他们什么都不需要，而妈妈则总是要些荒唐的东西，诸如香水瓶或是健康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什么的。他们说他们正以他们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着。

我居然在计程车里低下头以免妈妈看见我，我恨我自己——恨我的古玩、我的服饰、我的公寓。我得做点什么。于是我给妈妈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留了条口信。这是我们保持联系的特有方式。收到妈妈的回复总要等上好几天，但每当我听到她的消息，她总是显得很愉快很自在，就好像我们前一天刚刚共进过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餐。我告诉她我想见她，并提议让她顺便访问我的公寓，但她想在餐馆见面。她爱在外就餐，所以我们商定在那家她最喜欢的中国餐馆共进午餐。

当我到达餐厅的时候，看见妈妈正坐在小间里，研究着菜单。看得出，她努力地打扮了一番，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灰色运动衫，上面只有些许轻微的污迹，脚上穿了一双男式皮鞋。显然，她已经洗了脸，但她的脖子和鬓角处仍有黑色的污垢。

当看到我的时候，她向我热烈地挥着手，大声地叫着："我的宝贝女儿！"我亲吻了她的脸颊。妈妈已经把桌上所有的酱油包、鸭卤包和辛辣的芥末包统统搜罗到了她的皮包中。现在她把一木盆的干面也倒了进去。"待会儿可以留着当点心，"她解释道。

我们点了菜，妈妈选了海鲜餐。"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海鲜，"她说。

她开始谈论毕加索。她刚看过毕加索工作的回顾展，并确信他受到了极大的过誉。她认为所有立体派艺术家的作品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在他的"玫瑰时代"之后，毕加索就再也没有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了。

"我很担心你，"我说，"告诉我，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她的笑容渐渐消失了。"是什么令你认为我需要你的帮助？"

"虽然我并不富有，"我说道，"但还有一些钱。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她考虑了一会儿，"那我要一次电除毛护理。"

"认真点。"

"我是认真的。如果一个女人看上去样子漂亮，那她的感觉

也会很好。”

“别这样，妈妈。”我感到我的肩膀绷紧了，在这些谈话中他们总是这个样子。“我正在谈论怎样才能帮助你改变你的生活，让你们过得更好些。”

“你想要帮助我改变我的生活？”妈妈问道，“我很好。你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你的价值观有问题。”

“妈妈，几天前在东区我还看见你在垃圾堆里翻捡。”

“哦，这个国家的人们太浪费了。那是我循环再利用的方式。”她吃了一口她的海鲜餐，“你为什么没有跟我打招呼呢？”

“我感到太羞愧了，妈妈。我躲开了。”

妈妈用她的筷子指着我，“你看见了？”她说，“就是这个问题。那就是我所说的，你太容易感到尴尬了。你的父亲和我，我们就是我们。你得接受。”

“那么我应该怎样向人们介绍我的父母呢？”

“告诉他们事实，”妈妈说，“就这么简单。”

2 沙　漠

我着火了。

那是我最早的记忆了。那时我三岁，我们住在亚利桑那州南部一个小镇的家庭拖车停车场里，那个小镇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站在炉子前的一把椅子上，穿着祖母给我买的一条粉红色的连衣裙。粉红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这条裙子的下摆做得像芭蕾舞短裙一样，因此我很喜欢在镜子前旋转，幻想着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芭蕾舞演员。那天，当上午的阳光照射入拖车小厨房那小小的窗户时，我正穿着那条裙子在做热狗，看着它们在沸水中膨胀和翻滚。

妈妈在隔壁房间里正忙于她的某一幅油画，我可以听到她在唱歌。祖祖，我们的一条黑色杂种狗，正盯着我看。我用叉子叉起一根热狗弯下腰递给它。香肠很烫，祖祖试探着舔舔它，但当我站起身来继续搅动热狗时，我感到在我的右侧有一股燃烧的灼热。我转过来察看是怎么回事，才意识到我的裙子烧起来了。我吓呆了，看着黄白色的火焰在我的粉红色裙子上形成了一条粗糙的黑褐色的线，而且已经爬到了我的肚子上。然后，火焰继续上窜，已经快到我的脸了。

我尖叫起来。当火烧到了我的头发和眉毛时，我闻到了一股焦味，还听到了可怕的噼啪声。祖祖在一边狂吠着，而我又尖叫起来。

妈妈冲进了房间。

“妈妈，救我！”我大喊道。我仍旧站在椅子上，用手里刚才拿来翻搅热狗的叉子猛烈地拍打火焰。

妈妈冲出房间，拿了一条军队剩余的军用毛毯回来，毛毯的绒毛非常粗糙，我曾经非常讨厌它。她用毛毯把我包裹起，来扑灭火焰。爸爸已经开车外出了，妈妈抱起我和弟弟布赖恩疾跑到隔壁的拖车。住在那儿的那个妇人嘴里叼着晒衣夹，正在往晒衣绳上晾刚洗好的衣服。妈妈以一种极不自然的镇静的声音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并询问是否可以麻烦她驾车送我们去医院。那个妇人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把晒衣夹和刚洗好的衣服扔在泥地上，冲向了她的汽车。

很快，我们到达了医院，护士把我放到一个担架上。当她们用一把闪闪发亮的剪刀从我身上清除那件已经变得奇形怪状的粉色裙子的残留部分时，她们以焦虑的耳语不停地谈论着。然后，她们把我抬起来，平放在一个堆满了小冰块的金属大床上，还在我的身上覆盖了一层冰块。一位满头银发，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的医生把我母亲带出了病房。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他告诉妈妈我的情况非常严重。护士们则留在病房，围着我团团转。我知道我惹了大麻烦，只好静静地呆在那里。其中一个护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我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知道，”我说，“但就算我不能好起来，那也没什么。”

护士咬着她的下唇，再次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白色的房间小小的，有着明亮的灯光和金属的柜子。我凝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